



“一万年黍垄连天，三千载古道成河”。滕州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自古就是南北通达之地，但由于古河道的变迁和城市的迁移影响，南北官道时有变迁，时至今日，这条历经千载风雨而最终被湮没，只留下残碑断桥的古驿道，一直默默地凝望着身边发生的沧桑巨变。

“荒村余古驿，萧瑟动微吟” 滕州百里古驿道的千年往事

□马西良



通衢驿道，南北贯穿滕县

古代的驿道就是今天的国道，在古代又称为官道。滕州地处兖(州)、徐(州)之间，扼鲁南、苏北门户，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和鲁南重镇。据民国《滕县续志稿》记载：“滕错壤山湖间，幅员四百余里，上达燕冀，下接江淮，冠盖通衢咽喉重地，南北一大关键也。”境内西有隋朝时开挖的京杭大运河，经南四湖南达沪杭，北至京津；中有贯穿南北数省的古驿道。

最早的古驿道在原湖陵县(原属兖州府鱼台县)，因泗水和黄河决口的冲突，元至正年间，驿站迁建于滕西现在姜屯镇的白了寺村，因此在元代白了寺村就有驿站。此驿道就是《滕县志》所言的古驿道，南北通京杭。清康熙《滕县志》载：“汉孝景帝元年(前156年)，楚王之子刘富封侯，旧驿在湖陵为水所没，元至正年间改建于此。”

《枣庄市志·交通志》对滕州古驿道有专述：北自界河入境，南至沙沟出境。据史志资料记载，滕州古驿道雏形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孔子周游列国，“战国四君子”之一的孟尝君封薛、孟子来滕等，主要行程路线都集中在这一区域。到了秦汉时期，历下(今济南)至滕县的南北道路是当时国家的一条大道，太史公司马迁曾来薛国实地探访；汉武帝登封泰山，沿路曾为之布道建桥；光武帝东征昌虑(今羊庄土城村)，曾“驻蹕清凉台”(今西岗清泉寺原址)。宋、元时期这条大道已成为繁忙的要道，明初明成祖朱棣自南京迁都北京，在南京亦留下一套留守的政府班子，该驿道更成为连接南、北二京的重要通道，由此更加繁荣兴盛。这条驿道南北贯穿于滕县全境，其走向与今天的104国道基本平行。

苏东坡刘墉，古道留佳句

宋徽宗宣和三年(1121年)秋，滕县公堂修葺完毕，苏东坡在滕县县令范纯粹的邀请下沿古驿道来到了滕县。范纯粹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第四子，苏、范两家交情深厚。到达滕县，苏东坡在范纯粹的陪同下，参观了时世基的好时园林(又称西园)。众好友相见，诗酒酬唱，好不热闹。苏东坡触景生情，诗兴大发，挥毫写下《西园》诗：“人皆种榆柳，坐待十亩阴。我独种松柏，守此一寸心……池塘得流水，龟鱼自浮沉。幽桂日夜长，白花乱青衿……”西园聚会后，苏东坡和范纯粹一起视察了刚刚修复好的滕县公堂(现滕州老县衙之地)，看到好友的政绩，又挥笔写下了《滕县公堂记》。

明代李流芳在《滕县道中》这样描写了沿途的风光：“山欲开云柳乍风，杜梨花开小桃红。三年三月官桥路，策蹇行经似梦中。”李流芳在初春时节策马扬鞭途经官桥一带，眼见古道两旁春光明媚、鸟语花香的景致，不禁发出“人在画中游”的感叹。

到了清朝，驿道上留下的佳话更多。据说一年春天，曹雪芹的曾祖父曹寅任江宁织造期间，到南方赴任途中走进滕县境界，跨过一座驿站，走在滕县官道上，看到古滕大地森林茂密，白杨参天，白杨花正开。他执蹕歇马，来到树林询问拾白杨花的儿童，得知白杨花在滕县叫“无事忙”，遂写诗纪念：“林间

系马集归鸦，屋上炊烟指歌家。随处风光期好语，奚儿争拾白杨花。”在“白杨花”后他还专门注释：“滕人呼白杨花为无事忙。”

《红楼梦》第37回，写贾府大观园众姊妹在秋爽斋结“海棠诗社”时，薛宝钗调侃宝玉：“你的雅号早就有了，无事忙三字恰当得很”；第42回宝钗讥讽宝玉：“我说你是无事忙”；第63回袭人也说：“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”……这些无疑都是受到其祖父诗中古滕大道“无事忙”的启迪。

“穀城山好青如黛，滕县花开白似银。”清代大诗人王渔洋(士禛)曾慕名前来，却没有见到“驿路白花”的景象，很是扫兴，懊恼至极，因而留下一首含有牢骚和怨气的《滕县道中》：“薛北滕南几问津，远山如画黛眉新。惟余底事堪惆怅，不见花开白似银。”

“刘罗锅”刘墉的父亲刘统勋，曾请滕县名士赵诚品到家中，给刘墉当“家教”。赵诚品乃清雍正元年拔贡，乾隆元年副榜，曾任新泰、莱芜教谕。刘墉中了进士后并没忘记恩师，清乾隆十七年，刘墉就沿古驿道来到滕县，在县令陈某的陪同下到赵诚品家中拜访。宴会之后，陈县令告辞回城，赵诚品与刘墉回忆往事，谈古论今至深夜。此后数天，赵诚品陪刘墉游览了古滕八景等名胜古迹，刘墉对滕县的历史文化赞不绝口，遂写下“南望微湖怀夜月，北瞻龙岭仰晴云”的佳句。

京沪铁路“逼”停古驿道

元代以前所保留下来的古道中，仅有滕(县)邹(县)、滕(县)峄(县)、滕(县)费(县)3条大道可供使用。其余大多为乡镇小路。滕(县)费(县)古道，亦称滕(县)蒙阴古道，途经东云(东郭)、山西店(店子)、城前、白彦等乡镇，境内长72.39公里，是通往东部山区的主要道路。

洪武二年(公元1369年)，官府在原古道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驿程大道，设滕阳、沙沟二驿站。为明清时期的重要交通要道。据民国八年(公元1919年)《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》云：滕县有旧曰驿程大道，北至界河南至沙沟，计一百三十七里(华里)。途经界河、北沙河、十里铺、南沙河、官桥、临城、沙沟。民国后，将驿道改建为滕(县)邹(县)、滕(县)峄(县)驿道。据1934年(民国23年)《中国实业志》记载，各段路长22.8公里，54.72公里，路面宽7米。

明末，崇祯皇帝痛下决心，改革驿站，裁掉了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员工，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当时“下岗职工”中有一位足以让崇祯后悔几辈子的人，他就是李自成。

清末民初，随着京沪铁路的通车，滕县古驿道也渐渐失去了交通枢纽的优势，通途荒芜，驿站背后的商业繁荣也失去了往昔光彩。

如今滕州境内古驿道的遗迹仍有遗存，而且周边不少地名也都与驿道有关。官桥(桥名)位于官桥村东南，原系九券大石拱桥，始建于汉代。此桥原名固本桥，因为居南北通衢大官道，由官府拨银修筑，所以民众又称为“官桥”。官桥村北有一地名曰“歇马亭”，为古驿道所设驿亭(也称驿站)故址。

茅草丛生，饱经沧桑的古驿道和东倒西歪散落于田园河边的条石、古桥，就是驿道当年的繁荣与衰落历史的最好见证，让人们只能在历史的长河中去感叹和追溯它最后的繁华时光。

“职官制度、历史地理、年代学、目录学”，有宋史学界一代宗师之称的邓广铭先生提出的治史入门四把钥匙，一直受到史学界重视。今年是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，1月10日又是邓先生逝世19周年的日子。在我家中，珍藏着先生34年前寄来的一封信，每每细读，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总让人敬佩不已。

邓广铭，字恭三。1907年3月出生于山东临邑，1923年考入山东省第一师范，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，曾任北大校长胡适的秘书。邓广铭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唐宋辽金史的研究，精于历史人物传记之作，在古籍整理方面，亦有精深研究。

邓广铭16岁考入一师时，深受时任一师校长王祝晨、学生运动带头人王尽美等进步人士的影响。在此求学的四年间，邓广铭“受到了一次真正的启蒙教育”。邓广铭读到的史学著作中，顾颉刚主编的《古史辨》及其整理的《崔东壁遗书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而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就与邓广铭同事的北大历史系教授张寄谦回忆：“我第一次与邓先生见面，他就向我谈起了王尽美，并十分坦率地表示，王尽美是给予他青年时期很大影响的杰出人物，对这样一位卓越校友，邓广铭自然是佩服之至。我记得那段时间，邓先生不止一次地向我讲过王尽美对他心路历程的影响。”

1982年的《济南师范校史》刊载：1927年“狗肉将军”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，进步校长王祝晨被撤换，封建顽固的李鉴坤当上了一师校长，并在校内专横独裁，压制民主、自由，任由下属克扣学生伙食费，无理处分学生。邓广铭与地下党员率领同学们高呼“李鉴坤滚出一师去”等口号，全校总罢课，并由邓广铭起草“宣言”上书张宗昌，要求撤换李鉴坤。反动当局与校方勾结，竟以“滋事生端、扰乱治安”为借口开除邓广铭等十余名同学。3年后，他来到北平，准备报考大学。1931年，他第一次报考北大未被录取，次年再次投考北大，终于考入北大史学系，从此步入史学之门。

读过季羨林《悼念邓广铭先生》一文，更了解到邓先生与山东老乡的情谊。季羨林在文章中回忆：“我认识恭三先生已经很有些年头了，因为同是山东老乡，我们本应该在20年代前期就在济南认识的，但因他长我4岁，中学又不在一个学校，所以在那里竟交臂失之。1946年我从欧洲回国来北大任教，当时恭三是胡适校长的秘书，我每每到沙滩旧北大子民堂前院东屋校长办公室去找胡先生，当然都会见到恭三，成了算是能够知心的朋友。恭三是历史学家，专门治宋史，卓有建树，腾誉国内外士林，为此道权威。”

邓广铭从贫瘠闭塞的农村走出来，对于将他带入学界的前辈恩师内心始终存有极为深挚的感念之情。生前他曾对小女儿邓小南教授回忆道：“自从进入北京大学史学系读书以来，在我治学道路和涉世修己等方面，给予我的指导和教育最为深切的先后有傅斯年、胡适、陈寅恪三位先生，他们确实都是我的恩师。”实际上，邓先生对有研究宋史之心的后辈亦提携不已。

1983年我在企业工作，由于从小就喜爱文史，加上年轻人的冲动，立志要好好研究一番宋史。随后还购买了一些有关宋代历史研究的书籍、刊物，并逐渐知道了国内宋史研究的权威人物——邓广铭教授的名字。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，就宋史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我写信请教于先生，不承想，五日后一封寄自北京大学的信就“飞”到了济南。

先生首先对我正在研究宋史表示欢迎，信中写道：“你立志研究宋史，我向你表示欢迎，但想加入宋史研究会则尚非其时，因为你对宋史的研究实际上还并未开始，而加入宋史研究会则必须是在这方面有了深厚基础的人。”在鼓励我的同时，邓先生还向我推荐了部分宋史研究书目，他说：“你买到的许多有关宋史的书，其中的‘演义’两种，只可当小说看，不能作为正经的历史书看待。其余的则全可以认真阅读……我劝你买一部翦伯赞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(共4册)或郭沫若主编的《中国史稿》(可惜唐以后的讲册迄今尚未出版)阅读一遍。清人赵翼的《廿二史劄记》对于读史的颇能起些启发作用也应购读。”此外，如果针对北宋某些历史人物深入研究，先生还推荐翻读南宋人李焘所著《续通鉴全编》、南宋徐梦莘编写的《三朝北盟会编》等书目。

我当时既感到意外，又颇受感动。没料到身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、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的邓先生会在如此短时间予以回信；更未料到他老人家亲自一笔一画地写回信，有几处还特意精心地用红笔做了圈划。以我当时心理猜度，似邓先生这样国内最高学府的史学权威人物、大学者，虽不上“日理万机”，但著书立说、课题研究、带研究生之类的分内事也会使他们惜时如金。对我这个从未谋面的人物能由其秘书、学生或其亲属代为回复一下，我就应当感到很满足了。

甚为感动的还是读到信中“我已过了七十六周岁，精力衰耗……写字手颤，所以有许多字写不成形”几句时，我的心灵被强烈地震撼了；而“积压在案头待做的事情太多，而能够顺利完成的却太少太少”几句，则直抒了邓先生年逾古稀仍尊奉鲁迅当年“要赶快做”之宗旨并付诸实践的可贵精神。

「故人往事」 三十四年前， 宋史大师邓广铭的回信

□李强



邓广铭先生给作者的回信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
设计：壹纸工作室
本版编辑：徐静
美编：马晓迪
投稿邮箱：qjwbxung@sina.com